

彻底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

(七)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彻底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

(七)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济南

彻底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

(七)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3099·257 定价：0.30元

毛主席语录

要搞马克思主义，不要搞修正主义；
要团结，不要分裂；要光明正大，不要搞
阴谋诡计。

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，就是
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。

撼山易，撼解放军难。

目 录

“四人帮”与胡风集团同异论	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 (1)
“四人帮”与林彪	济南部队理论组 (10)
一个反革命野心家的世界观	
——剖析江青的唯我主义	海军理论组 (22)
围绕新生事物的尖锐斗争	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(30)
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大治冶金企业	冶金工业部批判组 (36)
“四人帮”挥舞“唯生产力论”大棒的险恶用心	金 岩 (44)
四个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	
——彻底批判“四人帮”反对四个现代化的滔天罪行	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判组 (53)
驳“四人帮”破坏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谬论	王梦奎 (60)

- “四人帮”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在于篡党夺权
 国防工办大批判组 (70)
- 把“管、卡、压”大棒同“四人帮”一道埋葬
 石油化学工业部大批判组 (75)
- “四人帮”反对“管、卡、压”就是煽动无政府主义
 王 激 (82)
- 戳穿“四人帮”攻击外贸的阴谋
 郭茂言 (90)
-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
 ——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破坏增产节约的罪行
 国家计委节约办公室批判组 (98)
- 斥“四人帮”所谓“老家伙治军”
 纪一之 (102)
- 反军乱军恶毒的一招
 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煽动连队反对中央军委的罪恶阴谋
 上海警备区理论组 (109)
- 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
 ——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
 向 群 (117)
- “抓点”是假，乱军是真
 ——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插手我们部队妄图搞乱军队的罪行
 北京部队某部政治部 (126)

- 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破坏学习马列军事理论的罪行
.....甘 迅 (134)
- 经营“第二武装”的一面黑旗
——批判“四人帮”鼓吹“民兵改造论”的罪行
.....北京部队政治部群工部理论组 (139)
- 红外衣裹不住黑心肠
——揭穿“四人帮”篡改马列主义，为“民兵万能论”
制造“理论”根据的阴谋
.....军事科学院理论组 (144)
- 经营“第二武装”的篡权术
——批判“四人帮”鼓吹“民兵独立论”的罪行
.....广州部队司令部、政治部理论组 (149)
- 斥“四人帮”“废除常备军”的奇谈怪论
.....军事科学院理论组 (155)
- 谁主千秋沉浮
——批判反党乱军大毒草《千秋业》
.....八一电影制片厂理论组 (159)

“四人帮”与胡风集团同异论

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

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出版了，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当人们拿到这本渴望已久的宝书时，欣喜之余，更激起对疯狂破坏这本宝书出版的“四人帮”的仇恨。张春桥有一次恶狠狠地说：“现在出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，对右派有利。”出版毛主席的书竟然使得“四人帮”这样仇恨，岂不奇怪！其实，说怪也不怪，因为在“四人帮”的词典里，“右派”和“左派”的涵义是颠倒的：他们说的“右派”，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；他们说的“左派”，即象他们那样的反革命黑帮。在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中，不是有许多有关识别反革命黑帮的教导吗？别的且不说，仅此一点，就对“四人帮”大大不利了。当年毛主席写的《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〉的序言和按语》，今天仍然象一把锋利的刀子刺着“四人帮”的心脏。因为他们都是反革命黑帮，必有“同”在；因为它们所处的时期、条件和地位不同，又有“异”存。拿起这把刀子，解剖这两个反革命黑帮，辨其同异，明其渊源，这对于深入地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帮，我们的祖宗叫作“朋党”，查一查辞书，原意是“同类的人为自私目的而互相勾结”。我们只要把“自私

目的”改为“反革命目的”，就足以概括这两个黑帮共同的本质特征了。

他们是什么样的“同类”呢？先说胡风集团，其头子原名张光人，曾在江西“剿共”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，又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。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之一阿垅是国民党反动军官。又一个骨干分子绿原是“中美合作所”特务。“他们的基本队伍，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，或是托洛茨基分子，或是反动军官，或是共产党的叛徒，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，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。”“四人帮”又怎样呢？他们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样，与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，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。稍有不同的是，还多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。

这一类人勾结在一起为了什么目的呢？胡风集团对解放后的新社会、对一切人民革命力量，表现了刻骨的仇恨。他们说：“对这个社会秩序，我憎恨”，“几乎恨一切人”。正如毛主席指出的：“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，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。”

“四人帮”对无产阶级专政、对革命人民的切齿痛恨，比起胡风集团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们狂吠要“改朝换代”，要“杀人”，要“枪毙一批”。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如果竟然一时得逞，那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、社会帝国主义，让蒋介石国民党王朝卷土重来。他们作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代表，是比胡风集团更为典型的。

他们结帮的目的既然如此“远大”，人少了是不行的。

因而总得不断扩大自己的“圈子”。胡风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，他们努力“争取人，联络人”，“埋头工作，把群众基础弄好”，想方设法“开辟岗位”，拉人下水，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。“四人帮”招募“帮手”，不择手段，与胡风同，而其手法则比胡风高明得多。他们明明是拉人入帮，却说是“选拔新生力量”。明明是要搜罗一批反革命小丑，却美其名曰“培养反潮流战士”。明明是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安插亲信，建立“帮天下”，却自诩为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，要“以中青为主”。他们袭用林彪“诱以官、禄、德”的一套，把那些投机倒把分子、腐化堕落分子、叛国投敌分子、“打、砸、抢”的首恶分子、“阿飞司令”等社会渣滓统统网罗进来，充当轰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排炮。无怪乎江青洋洋自得地吹嘘说：“林彪有舰队，我们有炮队。”

有了一伙“帮手”，如果他们都被屏于无产阶级战斗堡垒——中国共产党之外，不能里应外合，那是难以将堡垒攻破的。有个“四人帮”的喽罗说得好：“当官不入党，有权也难掌。”所以，无论是胡风集团还是“四人帮”，都十分重视他们一伙如何打入共产党内窃取党员称号这件事。胡风集团提出了“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”的反革命策略。他们兼用钻进去、拉出来的两手，一方面指使其骨干用尽心计欺骗组织，以便混进党内；另一方面对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共产党员做“工作”，尽力把这些拉进帮内。他们的努力果然收到“成效”，一大批胡风分子钻进党内来。不过，比起“四人帮”来，却又小巫见大巫了。王张江姚不仅深入到我们党的肝脏，而且可以说已经钻进我们党的神经中枢，窃取了

中央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。因而可以凭借手中的党权胡作非为，把他们的亲信、爪牙、“小兄弟”，用点名入党、突击入党、“飞过海”入党等办法，一批批硬拉进党内，形成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帮派体系，使他们这个“帮”成为党中之党，自成系统，妄图取党而代之。

结帮反党，结帮篡党，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，明火执仗地干是不行了，他们只能要两面派手法，“以假象欺骗我们，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”。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。那些结帮反党的“英雄”们，必然要玩弄种种阴谋，攻击和破坏这个理论基础。

“过时了”，胡风集团这样攻击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。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阴沉沉地说：“这书（指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），也许在延安时有用，但，现在，我觉得是不行了”。“四人帮”和胡风分子唱的一个腔调。江青声嘶力竭地叫嚷：《国家与革命》、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“左派”幼稚病》“现在不适用了”！张春桥则躲在阴暗角落里冷言冷语：“我最近在重读《毛选》四卷，越读越感到对今天各阶级的情况不甚了了。”为什么？“过时了”，不适合“今天各阶级的情况”了。于是乎，这个老反革命，就来动手填补今天的“空白”。他兴师动众，大搞所谓阶级关系的调查，妄图编造出一个“阶级关系变动论”，树起所谓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”。

其实，“过时论”只是他们反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较为阴险狡猾的一手，他们在私下里，在同伙之间，却用畜牲般的语言进行恶毒的攻击。胡风集团污蔑马列主义为“市

俗的唯物主义”，叫嚣要“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”。他们咒骂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这篇光辉著作是“被当作了‘图腾’的小册子”，胡说“它能屠杀生灵”，造成“乱七八糟的皂隶式的机械主义，耀武扬威，把现实主义底生机闷死了”。“四人帮”一伙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，在攻击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方面，较之胡风犹有过之。江青把毛主席对她的告诫污蔑为“紧箍咒”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一念紧箍咒，我就头痛。”张春桥竟然宣称：

“马恩的有些话也有问题，让人家看，看了要使他们学会分析。”分析什么？就是分析所谓马恩“也有问题”。“四人帮”的亲信更是凶相毕露，狂喊乱叫：“马克思如活到现在，也可以批判。”“要抓辫子还不容易？恩格斯我也可以贴他一百张大字报！——这是关起门来讲的。”妙极了，“关起门来讲”，活画出这个反革命黑帮见不得人的狼子野心！

他们心底里对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如此的深恶痛绝，可是，在表面上，在公开的场合，却偏偏要把自己装扮成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为什么？胡风一语道破了天机：“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”。所以，在他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“意见书”中，就引用了许多马列和毛主席的词句；有些“列宁底话”，“记不得直接出处”了，还专门叫同伙给他“查一查”。他生怕同伙不领会他的这种“抓大旗”的策略，还不厌其烦地一再嘱咐他们：“为了‘字面’上要站稳‘立场’”，“要再看些马列主义”。“四人帮”同胡风一鼻孔出气。张春桥曾经不打自招地说：“写文章要讲道理，讲道理就要引用马列主义，要引证就要去找，就得学习。”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，原来张春桥之流读马列的书，就是为了寻章摘句

装点门面，以便抓大旗作虎皮，去判定那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是搞“经验主义”、“折衷主义”等等。这与胡风“把大旗抓到手里”，去对革命文艺工作者任意作出“庸俗社会学”、“机械论”等等的判决，何其相似乃尔！

虽然，这两个黑帮仇恨马列主义之心同，“抓大旗”之术同，但其为害革命的程度却是大相径庭的。原因是：胡风集团所据舆论阵地终究有限，“四人帮”却一度舆论大权在握。据此，“四人帮”可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，可以篡改毛主席的指示。他们为了篡党夺权，竟无耻到伪造毛主席的所谓“临终嘱咐”——“按既定方针办”。他们甚至妄图垄断毛主席著作的发表权和解释权。毛主席刚去世，张春桥就对他的亲信说：“《毛选》五卷不能出了，只能出单篇。”为什么不出选集只出单篇呢？这个亲信作了很好的注脚：“这可厉害了，要怎么出就怎么出，要整谁就整谁！”原来，他们是想把毛主席著作垄断起来，发表什么，不发表什么，什么时候发表，一切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。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论十大关系》，张春桥认为发表出来对他们不利，就恶狠狠地说，这本著作“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，要砍掉”。毛主席著作居然“不能体现毛泽东思想”，等于说太阳不发光和热，真是十足的屁话！对毛主席的另一些著作，他们妄图加以曲解，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。这就叫“要整谁就整谁”。

这两个黑帮反革命之心甚切，可都是志大而力拙。拿“四人帮”来说，虽其“帮手”遍于全国，但比起八亿人民来，仍然是极小的一撮。胡风集团就更不用说了。然而他们竟敢螳臂当车，蚍蜉撼树，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这是什么缘故

呢？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？

让我们看一看胡风骨干分子芦甸在五十年代写给胡风的信中，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：“目前，那些枯黄的叶子正纷纷下落，落在芽子身上，想把芽子压死。可是它们没有想到，它们自己正在腐朽；它们没有想到，芽子正冲开它们腐朽的尸体茁壮地生长起来。”难道这不好笑吗？人民革命力量不过是“枯黄的叶子”和“腐朽的尸体”，而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力量倒成了正在“茁壮地生长起来”的新生的“芽子”。

无独有偶。张春桥在《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》里，对形势也作了类似的估计。据说，他们“四人帮”是“代表人民的利益”的“新桃”，是必然“胜利”的，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华国锋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，则是代表“错误路线”的“旧符”，是“必然失败”的。张春桥诅咒这些领导同志“来得快，来得凶，垮得也快”，满以为“新桃”即将取代“旧符”了。

这种对形势的估计，虽是可笑的，倒又是必然的。因为“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，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，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，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，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”。

胡风曾经给自己壮胆，宣称要使自己“更强一些”，“在这个意义上说，‘万物皆备于我’这句话也许并不是不可以说的”。好一个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道破了胡风们的唯我主义本质。而“四人帮”，同样是这么一伙唯我主义者。他们的个人占有欲和权力欲如此膨胀，恨不得把整个中国一口吞下去。他们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，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救世主，似乎没有了他们，地球就不转了。这样的阶

级本能，“引导他们老是在想：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，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。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，低估了我们的力量”。

当然，他们在干着种种反革命勾当的时候，表面上尽管气势汹汹，背地里却又不免心虚胆怯，这是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派所共有的心理状态。胡风不是感到“小媳妇一样，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”，“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”吗？“四人帮”也不例外。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，这是张春桥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。他一面喊着“要振奋精神”，一面私下又发出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”的悲鸣。王洪文感叹“斗争复杂”，说是已做好了“坐牢”、“掉脑袋”的准备。姚文元一面叫嚷“无所畏惧”，一面也担心着“可能要出事”，咕哝着“要我挤挤公共汽车，上上五七干校，还是可以的”。这些反革命，既要与人民为敌，就不可能不在人民的威力面前感到恐惧，每每有一丝寒意，从脊梁骨直凉到头顶心。怎么得了呢，只能借助于主观唯心主义这服麻醉剂。“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，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，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。”

如上所述，“四人帮”与胡风集团，结帮之宗旨同，基本队伍之组成同，“抓大旗”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之策略同，用以想事之方法同。一言以蔽之曰，他们反革命的本性同，有此一“同”而众“同”具焉。

然而，他们也有“异”。这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地位不同有关。胡风集团活动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，那时，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还不在于党内，而在于党外。“四人帮”则产生于七十年代，这时，在党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名声

早臭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取其地位而代之。这就形成了胡风集团主要在党外而“四人帮”则在党内这样一个根本的异点。由此一“异”而众“异”生焉。因为“四人帮”深深地钻入党内，其头面人物又是窃取了中央相当大一部分权力的正在走的走资派，他们就能自成系统，搞党中之党，以“帮”代党；就能利用“官、禄、德”作诱饵，在社会渣滓和新老资产阶级中大量招募“帮手”，并将他们硬拉入党内，硬塞进各级领导班子；就能垄断舆论阵地，封锁、歪曲、篡改、伪造毛主席的指示，搞乱人们的思想；就能把黑手伸向各地，破坏革命，破坏生产。凡此种种，胡风集团都是望尘莫及的。因此，“四人帮”是比胡风集团作恶更多，为害更烈，危险更大的反革命黑帮；对之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，确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。

（原载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“四人帮”与林彪

济南部队理论组

早在王张江姚“四人帮”被揭露之前，人们就常想：“四人帮”和林彪的所作所为，为什么一模一样，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林彪垮台以后，“四人帮”竭力吹嘘他们是“反林的英雄”、“正确路线的代表”，又是为什么？现在，大量的事实证明，“四人帮”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。他们都是大搞修正主义，大搞分裂，大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，都是妄图篡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的凶恶敌人，他们共同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。“四人帮”的自我吹嘘，不过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惯伎。他们对林彪的路线是一点也不反的，不仅不反，而且全盘继承了林彪的衣钵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林彪的极右路线。我们同“四人帮”反党集团的斗争，就是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，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。

从思想上、路线上深入剖析“四人帮”和林彪这两个反党集团的关系，对于进一步揭批“四人帮”，深刻认识他们的极右实质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；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；对于贯彻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，加强部队革命化、现代化建设，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。